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



春秋配

〔清〕无名氏 撰

空空幻

〔清〕梧岗主人 编次

北史演义

〔清〕杜纲 撰

# 北 史 演 义

〔清〕杜 纲 撰  
李达平 校点

## 前　　言

周振甫

### 一、中国古代小说的正统与禁毁

中国古代小说浩如烟海，尤以明清两代蔚为大观。故《四库全书》中专有小说家一类。

然古代之小说，被禁毁者众。这不仅包括一般被统治者认为是“诲淫”、“诲盗”的作品，就连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古典名著，在当时亦在禁书之列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小说家类，称入选的小说：“述其流别，凡有三派：其一叙述杂事，其一记录异闻，其一缀辑琐语也。”对小说内容，要求“寓劝戒，广见闻，資考证”，即符合封建统治者的要求。这些被认为是正统的小说，著录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里。“唯猥鄙荒诞、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。”这是说对于禁毁小说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不载；对于不载的理由，只作了概括交待，没有作具体说明。

现在看来，古代小说被统治者禁毁的原因，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形：一是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原因。书中所传播的思想与统

治阶级的思想格格不入，因而被认为是“离经叛道”之作，如《水浒传》即是。二是由于道德和伦理的原因。书中表现的观点与当时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背道而驰，因而被认为是“蛊惑人心”之作，如《红楼梦》即是。三是由于作者个人的原因。书中并无有违当时社会和统治者的内容，只是由于作者为统治者所不容，或遭监禁，或遭杀害，其作品也成为禁书，如李渔的《无声戏》等小说即是。四是一些确实是“诲淫”的作品，历来为统治者所查禁，如《金瓶梅》、《肉蒲团》之类。

由此可见，在古代禁毁小说中，真正属于淫书，今天仍应查禁的，实属少数。而大多数作品，是为当时的社会和统治者所不容才被查禁的。在这部分禁书中，不乏古代文学遗产中的精华，亦有不少是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一定价值的作品，是值得发掘出来加以研究的。

## 二、古代禁毁小说思想的来源

在明清时代，有一批被统治者禁毁的小说，因为它们主要传播了触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。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，可供探索。这就使人首先想到明代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评论家李贽。

李贽（1527—1602），号卓吾，泉州晋江（今属福建）人，是明代后期文学解放思潮的理论代表。他提出“童心说”：

……童心者，心之初也。夫心之初易可失也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？盖方其始也，有闻见从耳目而入，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。其久也，有道理从闻见而入，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。其久也，道理

闻见日以益多，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；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，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；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，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。……童心既障，于是发而为言语，则言语不由衷；见而为政事，则政治无根柢；著而为文章，则文辞不能达。……所以者何？以童心既障，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。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，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，非童心自出之言也。言虽工，于我何与？岂非以假人言假言，而事假事、文假文乎？

这样提倡童心，认为童心是纯真美好的，反对以“闻见道理”为心。认为闻见道理使人失去童心，使人说闻见道理之言，失去自己的心，使人说假话，做假事，写假文。这样的观点，与当时社会的道德伦理观点背道而驰。禁毁小说接受了李贽的童心说，抛弃当时所提倡的闻见道理，要写世俗的真情实感，所以遭禁毁了。

李贽的《童心说》又说：

夫《六经》、《语》（《论语》）、《孟》（《孟子》），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，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。又不然，则其迂阔门徒、懵懂弟子，记忆师说，有头无尾，得后遗前，随其所见，笔之于书。后学不察，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，决定目之为经矣。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？纵出自圣人，要亦有为而发，不过因病发药，随时处方，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、迂阔门徒云耳。药医假病，方难定执，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？然则《六经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乃道学之口实，假人之渊薮也，断断乎其不可语于童心之言明矣。

在这里，李贽认为孔子回答学生的话，对于学生问仁，问的都是仁，孔子的回答，针对各人的性情不同，作出不同的回答。说明孔子的话，是“因病发药”，针对各人的毛病来说的。后人把孔子因病发药的话作为“万世的至论”，那是宋朝道学家

程子、朱子的说话资料，不是针对各人的毛病来用药，“药医假病，方难定执”，拿了不合症的方子怎能医病？这是假人的做法。这就是“离经叛道”的话。当时的小说作者接受了李贽的观点，写出了“离经叛道”的小说，所以受到禁毁了。

李贽又提出“察迹言”，他说：

舜好问已矣，而又好察；好察是矣，而所察者又是其极迩（近）之言。……唯是街谈巷议，俚言野语，至鄙至俗，极浅极近，上人所不道、君子所不乐闻者，而舜独好察之。以故民隐无不闻，情伪无不烛（照见）。民之所好，民之所恶，皆晓然洞彻。（《明灯道古录》）

李贽提倡的“察迹言”，就是反对写上等人、君子人讲的道理，要写下层人民的情、欲和生活，写市民的生活。这正是反对封建伦理道德，写出反映市民生活的小说，正是被禁毁的小说中所写的。因此当时被禁毁的小说，正是反映李贽所提倡的反对封建伦理道德、反映市民生活的小说。

禁毁小说的被禁毁，还有一个理由是小说中写男女关系的，称为“诲淫”。关于这一点，金圣叹的批《西厢记》作了批驳。金圣叹（1608—1661），名喟，一名人瑞，字圣叹，吴县（今江苏苏州市）人，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。有人认为《西厢记·酬柬》一书写男女关系为鄙秽，圣叹批语称：“夫为文必为妙文，而妙文必借此事，然则此事其真妙事也。”又说：“意不在乎事，故不避鄙秽；意在于文，故吾真曾不见其鄙秽。而彼三家村中冬烘先生犹呶呶不休，署之曰鄙秽。此岂非先生不唯不解其文，又独甚解其事故耶？然则天下之鄙秽殆莫过先生，而又何敢呶呶为？”

这是说，《西厢记·酬柬》写男女关系是鄙秽，圣叹认为

《酬柬》的文章极美，因此他赏《酬柬》文章的美；就看不见它的鄙秽。三家村冬烘先生看不到它文章的美，只看到男女关系的鄙秽，是他自己心里的鄙秽造成的。照圣叹的看法，写男女关系的像《酬柬》中写的，用比喻等写法，文章写得美，他欣赏文章的美，就看不见它的鄙秽。写男女关系的事，倘用粗俗露骨的话来写，就显出它的鄙秽，就不好了。读《酬柬》时，欣赏它文章的美，就看不到它的鄙秽了。照这样说，禁毁小说中写到男女关系的，写得含蓄，读者应该欣赏小说反映市民生活的美，就会看不到它的鄙秽。当时的统治者不能欣赏他写市民生活的美，只注意他写男女关系的鄙秽，显见当时统治者心中的鄙秽。也告诉读者，读这些小说，应该看它反映市民生活的美，自然看不到它写男女关系的鄙秽了。

禁毁小说被禁毁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作者，像李渔。李渔（1611—1680或1679），字笠翁，清初戏曲、小说家。原籍浙江兰溪，曾组织家庭戏班，编导戏剧，在达官贵人家演出，遍历燕、晋、秦、楚、闽、粤各地。他的行径，袁于令说他“性龌龊，善逢迎，游缙绅间，喜作词曲小说，极淫亵。”（见《娜如山房说尤》卷下）马先登称他“为名教罪人，当明正两观（宫门前挂法令的两台）之诛者也。”（《勿持轩杂志》）当时封建文人指斥李渔，所以他作的小说也被禁毁。

李渔著有《闲情偶寄》，是讲戏剧创作的，其中有通于小说的理论。

他讲戏剧的教化作用，归结为劝美惩恶，说：  
……谓善者如此收场，不善者如此结果，使人知所趋避，是药人寿世之方，救苦弭灾之具也（《词曲部·结构·戒讽刺》）

李渔曾跟达官贵人打交道，所以他编的戏剧，要写劝善惩恶，来讨好达官贵人。他写的小说也这样。这是他不如李贽处。

李渔编的戏剧，又有道学风流结合的说法：既要迎合市民，讲风流；又要讨好达官贵人，讲道学。他在《慎鸾交》戏里借剧中人华秀说：“小生外似风流，心偏持重。也知好色，但不好桑间之色；亦解钟情，却不钟情外之情。……毕竟要使道学风流合而为一，方才算得尔学士文人。”这是李渔写戏剧的要求之一，也当是他写小说的要求之一。

李渔讲编戏，有“立主脑”说：

……主脑非他，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。传奇亦然。一本戏中，有无数人名，究竟俱属陪宾。原其初心，止为一人而设，即此一人之身，自始至终，离合悲欢，中具无限情由，无穷关目，究竟俱属衍文；原其初心，又止为一人而设。此一人一事，即作传奇之主脑也。（《词曲部·结构·立主脑》）

这是讲编戏。他写小说，也要立主脑，这话也可以作为他写小说的理论。

他编戏，又讲“密针线”：

……编戏有如缝衣，……全在针线紧密；一节偶疏，全篇之破绽出矣。每编一折，必须前顾数折，后顾数折。顾前者欲其照映，顾后者便于埋伏。照映埋伏，不止照映一人，埋伏一事，凡是此剧中有名之人、关涉之事，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，节节俱要顾到；宁使想到而不用，勿使有用而忽之。（《词曲部·结构·密针线》）

这是讲编戏。但他写小说，一定也要讲“密针线”的，这也可以作为他写小说的方法之一。

### 三、《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》（第二辑）的类别

《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》（第二辑）共十七种，为《美人书》、《万花楼》、《北史演义》、《空空幻》、《春秋配》、《前七国志》、《后七国志》、《樵史演义》、《辽海丹忠录》、《天豹图》、《锦绣衣》、《十美图》、《欢喜冤家》、《风流和尚》、《两交婚》、《隔帘花影》、《绮楼重梦》。

这十七种小说，极粗略地看，在内容上似乎也可以分为多少类。像《美人书》是写明清之际妇女生活的，题材鲜见，足弥珍貴，此为一类。像写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《十美图》、《两交婚》、《春秋配》等，文笔清新，故事感人，思想上有一定进步意义，此为一类。像写市民生活的《欢喜冤家》、《风流和尚》、《空空幻》、《锦绣衣》等，演绎离奇故事，暴露世情缺憾，自称要给人惊醒，此为一类。像《辽海丹忠录》、《前七国志》、《后七国志》、《樵史演义》、《北史演义》等历史小说，或叙写史实，或传奇人物，或总结历史教训，或理清事件头绪，各有千秋，足可一观，此为一类。像写英雄传奇故事的《万花楼》、《天豹图》等，故事情节复杂，表现手法多样，人物形象鲜明，在当时很有影响，此为一类。像《红楼梦》的续书《绮楼重梦》、《金瓶梅》的续书《隔帘花影》，接原书之余绪，另外编撰故事，自成一书，别有特色，此又为一类。这些小说，有的反映当时的进步思想，有的表现重要历史事件，有的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，有的在艺术技巧上可供借鉴，都值得供读者研讨。

正是由于古代禁毁小说的特殊地位和价值，我们才编纂了这套《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》，目的在于把古代禁毁小说中那些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、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一定价值的作品发掘出来，供今天的读者阅读、研究、参考。因此，这套文库不仅给读者以过去“雪夜闭门读禁书”的神秘感，更可使人领略到一些被历史埋没的古代小说佳作的全貌。

中国古典小说在宋元时期已相当发达，但因宋元两朝对书籍管理不严，许多禁书在宋元时就已大量出现。到了明朝，朝廷对书籍的管理更加严格，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诏：“今后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洪武御制文》）明成祖朱棣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永乐皇帝》）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宣德皇帝》）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宪皇帝》）明孝宗朱祐樘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世宗憲皇帝》）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世宗憲皇帝》）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穆皇帝》）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光皇帝》）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崇祯皇帝》）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崇祯皇帝》）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崇祯皇帝》）明末清初，吴三桂、李自成、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，以及南明弘光、永历、鲁王等政权，都曾下令禁毁禁书。清初顺治皇帝朱由榔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世宗憲皇帝》）清世宗乾隆皇帝朱弘历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世宗憲皇帝》）清高宗乾隆皇帝朱弘历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世宗憲皇帝》）清仁宗嘉庆皇帝朱永琰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世宗憲皇帝》）清宣宗道光皇帝朱永琰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世宗憲皇帝》）清穆宗咸丰皇帝朱永琰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世宗憲皇帝》）清恭宗同治皇帝朱永琰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世宗憲皇帝》）清德宗光绪皇帝朱永琰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世宗憲皇帝》）清宣统皇帝朱永琰即位后，又下诏：“凡有淫词亵语，一概禁绝。”（见《世宗憲皇帝》）

## 出版说明

本书为《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》之第八卷，收入清代章回小说《北史演义》、《空空幻》、《春秋配》。

《北史演义》六十四卷，有清代刊本，书署“玉山杜纲草亭氏编次”。作者杜纲，清乾隆年间在世，江苏昆山人，字振三，号草亭老人，少有声望，老不得志，著书以自娱。除本书外，他还著有《南史演义》《娱目醒心编》等。

《北史演义》写南北朝时北朝政权更替、群雄纷争故事，起自魏末，终于隋初，以北齐为主。如书中凡例所言：“凡正史所载，无不备录，间采稗史事迹，补缀其阙，以广见闻所未及”。

本书的价值在于：一是将南北朝时期头绪纷乱、更替频繁的历史写得条理清晰、脉络分明，且“皆有根据，非随意撰造者可比”；二是在本书出现之前，已有多部历史演义出现，唯缺少写南北朝时期的小说，本书正填补了这个空白；三是本书与其他讲史小说均以市人话本为基础改编演绎而成不同，作者编撰时乃无底本可依据，完全出自个人创作，故更带有文人作品的风格。

《北史演义》在清代被列入禁毁书目，而作者的另一部书《南史演义》却没有被涉及。其原因就在于本书中有不少胡夷乱华的描写，犯了清朝统治者的忌。

---

《空空幻》又名《鹦鹉唤》，全书十六回，有清代刊本，书署“梧岗主人编次，卧雪居士评阅”，然作者的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皆无可考。

《空空幻》中写主人公花春面貌丑陋，却极好风情。然其不得满足，常期有艳遇奇缘，故形诸梦寐。花春梦中与十美相会，千回万折之间，终在身亡后又转世为女子，受尽磨难。忽被鹦鹉唤醒，乃知原是一梦。自此安于现状，终得圆满结局。

本书用浅近文言写成，故事情节较为复杂，且记叙委婉，结构严谨，语言也较流畅。书中将“以淫戒淫”作为宗旨，虽无露骨之秽笔，但时有艳羡之情，亦有宣淫之嫌；故本书在清代被视为“诲淫”之作而遭禁毁。

（见《古今图书集成·卷一百一十五·艺文典·小说部·禁书下·禁书目》）

《春秋配》四卷十六回，有清代刊本，书中不提撰人。

《春秋配》写书生李春发与姜秋莲、张秋联二位女子的爱情经历。尽管未出才子佳人常套，但情节离奇，故事曲折，且悬念层出，能引人入胜。小说最后以大团圆终，李春发与姜秋莲、张秋联结为一夫二妻，故名《春秋配》。戏曲中《春秋配》一出，即由本书改编而成。

（见《古今图书集成·卷一百一十五·艺文典·小说部·禁书下·禁书目》）

## 叙

今试语人曰：“尔欲知古今之事乎？”人无不踊跃求知者。又试语人曰：“尔欲知古今之事，盍读史？”人罕有踊跃求读者。其故何也？史之言质而奥，人不耐读，读亦罕解。故唯学士大夫或能披览，外此则望望然去之矣。假使其书一目了然，智愚共见，人孰不争先睹之为快乎！晋陈寿《三国志》结构谨严，叙次峻洁，可谓一代良史。然使执卷问人，往往有不知寿为何人，《志》属何代者。独《三国演义》虽农工商贾、妇人女子，无不争相传诵。夫岂演义之转出正史上哉，其所论说易晓耳。然则《北史演义》之书，讵可不作耶？虽然，又有难焉者。夫《三国演义》一编，著忠孝之谟，大贤奸之辨，立世系之统，而奇文异趣错出其间，演史而不诡于史，斯真善演史者耳，《两晋》、《隋唐》皆不能及。至《残唐五代》、《南北宋》，文义猥杂，更不足观，叙事之文之难如此。况自魏季迄乎隋初，东属齐，西属周，其中祸乱相寻，变故百出，较之他史头绪尤多，而欲以一笔写之，不更难乎？草亭老人潜心稽古，以为此百年事迹，不可不公诸见闻。于是宗乎正史，旁及群书，搜罗纂辑，连络分明，俾数代治乱之机，善恶之报，人才之淑慝，妇女之贞淫，大小常变之情事，朗然如指上罗纹。作者欲歌欲泣，阅者以劝以惩，所谓善演史者非耶？余尝谓历朝二十二史是一部大果报书。

二千年间出尔反尔，诡得诡失，祸福循环，若合符契，天道报施，分毫无爽。若此书者，非尤大彰明较著者乎？余故亟劝其梓行，而为之序。

乾隆五十八年岁在癸丑端阳日愚弟许宝善撰。

## 凡例

一、是书起自魏季，终于隋初。凡正史所载，无不备录，间采稗史事迹，补缀其阙，以广见闻所未及。皆有根据，非随意撰造者可比。

一、是书以北齐为主，缘始于尔朱氏，而宇文氏继之，故皆详载始末，而于北齐事则尤详。

一、叙战事最易相犯，书中大小数十余战，或斗智，或角力，移形换步，各各不同。

一、兵家胜败有由，是书每写一战，必先叙所以胜败之故。或兵强而败形已兆，或兵弱而胜势已成。结构各殊，皆曲曲传出，俾当日情事阅者了然心目。

一、书中叙梦兆，叙卜筮，似属闲文，然皆为后事埋根，此文家草蛇灰线法也。

一、叙事每于极忙中故作闲笔，使忙处不见其忙，又忙处益见其忙。

一、是书每写一番苦争恶战、死亡交迫，阅者方惊魂动魄，忽接入闺房燕昵，儿女情长琐事以间之，浓淡相配，断续无痕，总不使行文有一直笔。

一、是书头绪虽多，皆一线贯穿，事事条分缕析，以醒阅者之目。

一、是书叙事有不使即了，而留于他事中方了之者；有略于本文，而详于旁述者，要看他用笔伸缩处。

一、书中紧要事，必前提后缴，以清眉目。

一、书中紧要人，皆用重笔提清，令阅者着眼。

一、叙书中勇将若尔朱兆、高敖曹、彭乐、贺拔胜等，同一所向无敌，而气概各别，开卷即见。

一、高氏妃嫔，娄妃以德著，桐花以才著，尔朱后、郑娥以色著，故不嫌详悉。余皆备员，可了即了，以省闲笔。

一、孝庄诛尔朱荣，周武诛宇文护，兰京刺高澄，皆猝起不意，事极忙乱，写得面面都到，笔意全学龙门。

一、书中女子以节义著者，如西魏宇文后，殉节于少帝；尔朱妃媛娟，殉节于陈留王元宽；岳夫人灵仙，殉节于高王；齐任城王妃卢氏，家灭不改节；周宣帝后杨氏，国亡不变志。皆用特笔表出，以示劝勉之意。

一、凡叙男女悦好，最易伤雅。此书叙魏武灵后逼幸清和，齐武成后私幸奸僧，高澄私通郑娥，永宝私通金婉，无不曲折详尽，而不涉一秽亵之语，避俗笔也。

一、齐之文宣淫暴极矣，又有武成之淫乱，周天元之淫虐继之，卷中列载其事，以见凶乱如此，终归灭亡，使人读之凜然生畏。

一、叙高氏宫室壮丽，庭院深沉，府库充实，内外上下，规矩严肃，的是王府气象，移掇士大夫家不得。非若他书形容朝庙威仪，宛如市井富户模样也。

一、欢逐君，泰弑主。欢居晋阳，遥执朝权；泰居同州，独握政柄。泰战败，几死于彭乐；欢战败，几死于贺拔胜。泰劝

帝娶蠕蠕国女，欢亦自娶蠕蠕国女。欢死而洋篡位，泰死而觉窃国。欢之子孙戕于一本，泰之诸子亦戕于骨肉。其事若遥遥相对。唯泰女为后殉节，欢女以帝后下嫁，则欢好色而泰不好色，故所以报之者亦殊。

一、南朝事实有与北朝相涉者，略见一二。余皆详载《南史演义》中，即行续出。